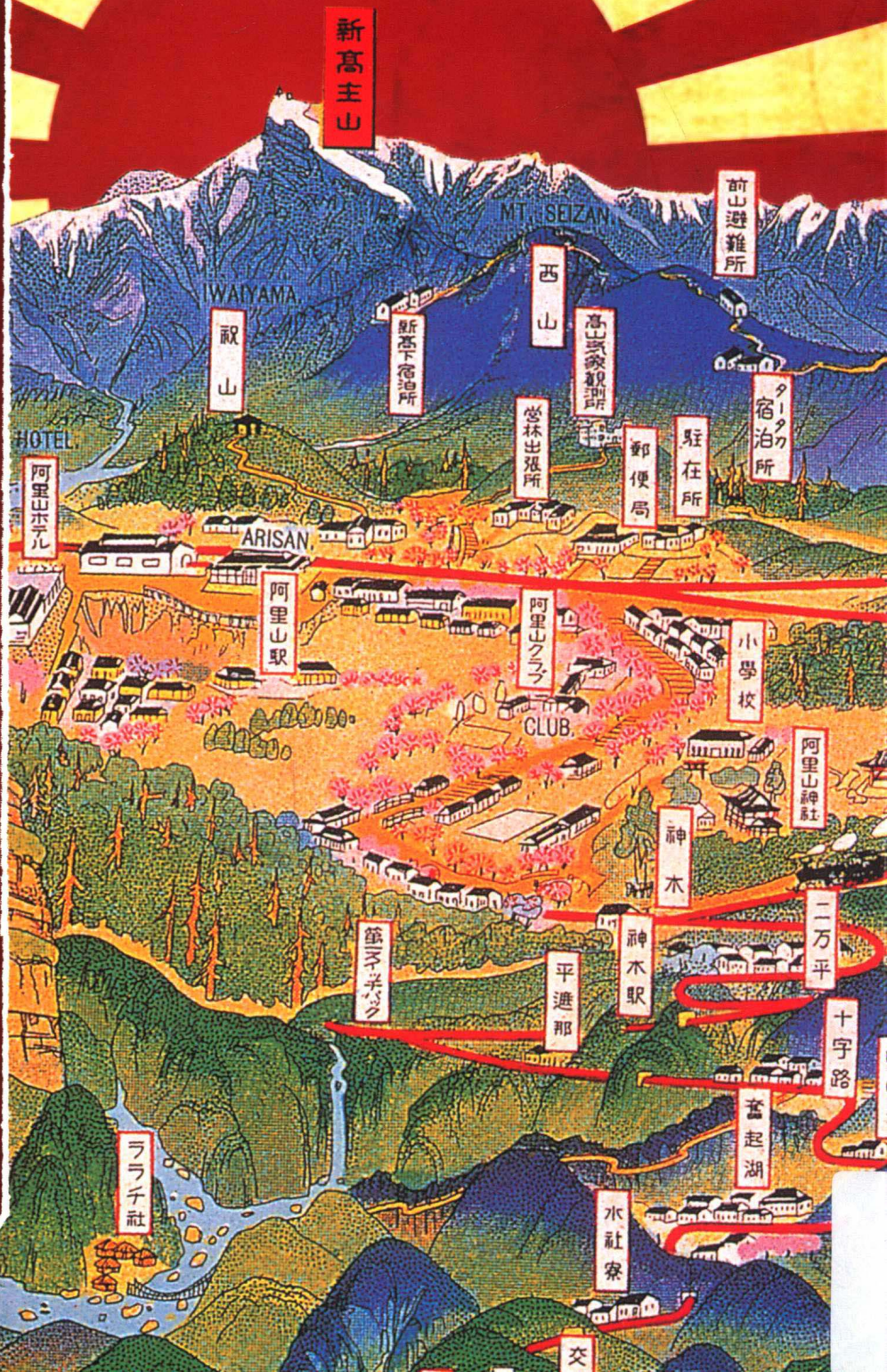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

陸傳傑 著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陸傳傑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陸傳傑作. -- 第一版. -- 新北市：遠足文化，民104.03

ISBN 978-986-5787-78-3 (平裝)

1.歷史地圖 2.古地圖 3.臺灣史

733.35

104001838

遠足台灣 29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圖片提供者 陸傳傑、遠足資料中心
編輯 賴虹伶
美術設計 李淨東
內頁排版 健呈電腦排版公司
編輯顧問 傅新書
行銷經理 叢榮成
執行長 呂學正

社 郭重興
發行人兼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版者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郵撥帳號 一九五〇四四六五
客服務專線 〇八〇〇—一一一—〇二九
網路地址 http://www.bookrep.com.tw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製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〇二)二六五一四九二

定價 四九九元

第一版第一刷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三月

ISBN 978-986-5787-78-3

©2015 Walkers Cultural Print in Taiwan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線上讀者回函

追尋日本時代台灣老地圖的起點／002

靖台篇

紀錄台灣農村原始布局的日清戰爭地圖／012

理番篇

地圖上的賽德克巴萊／022

行政區畫篇

氣勢恢宏的〈大日本帝國台灣島豫察地形圖〉／032

都市計畫篇

意識形態主導下的都市計畫／044

市街篇

西門町的「後街人生」／054

海運篇

日本海運雙霸競爭下的台日命令航路／064

築港篇

從紅樹林遍生的潟湖到南進基地的大本營／074

鐵路篇

縱貫線把漳、泉、閩、客全變成台灣人／084

公路篇

台灣人雙手開出來的縱貫公路／094



水利篇

是幸福的農民？還是幸福的地主？／100

樟腦篇

台灣樟腦：Price of camphor is blood／106

蔗糖篇

日本時代的台灣糖業地圖為什麼一成不變？／116

族群篇

台灣的客家人到底占多少？／124

移民篇

花蓮；日本農業移民的大本營／132

中國篇

日本時代國民政府出版過台灣全圖嗎？／136

鳥瞰篇

鳥瞰圖到底是畫？還是地圖？／142

空襲篇

疲勞轟炸下的台灣／152

光復篇

陳儀是哈日族？／162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166





隱藏地圖中的日治台灣真相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陸傳傑 著

追尋日本時代台灣老地圖的起點

從那一刻起我對「瑠公圳分屍案」所衍伸的
法治、人權、媒體道德等問題完全失去了興趣

一個社會連對自己生活的土地都了無認知
還有甚麼資格談人權、道德之類的抽象問題？

此後我把所有關注完全放在土地的認識上

田野查踏、閱覽文獻、搜索老地圖是我認識土地的主要來源

當時老地圖在台灣是非常稀有的資源，對此有所認知的人更少

為了瞭解真實的瑠公圳，我用盡各種手段尋找相關的地圖

瑠公圳是我進入日本時代繪製的台灣地圖領域的起點……

常盤住宅

文

二師

文

埔

幹

線

三制水門





① 瑤公水利組合區域圖（部分） 縮尺一萬二千分之一 昭和 14 年（1939）
瑤公圳靠近台灣大學附近的原有圳路和後來的新生南路大排水溝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系統，但是因為錯誤的認知，至今仍有人將新生南路大排誤為瑤公圳。

一九八〇代，我在《人間雜誌》擔任採訪編輯，寫過一篇軍人專輯報導，引起了軍界的注意。柳哲生將軍透過朋友的介紹，要求接受我的採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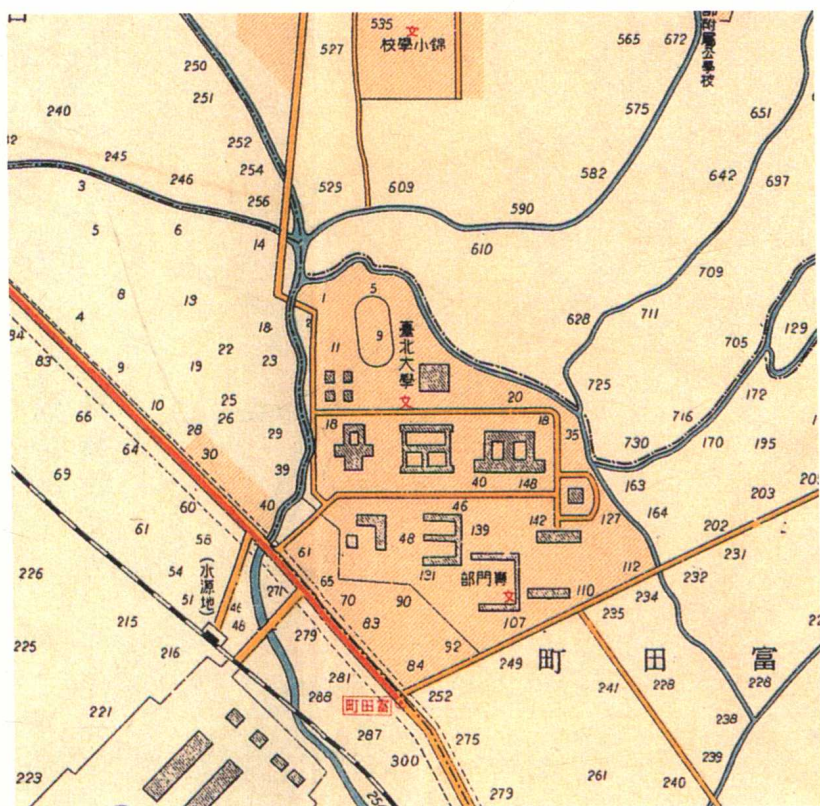
我對柳將軍的印象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中日戰爭時代的空戰英雄，另一個是「瑠公圳分屍案」的受害者。柳將軍主動要求接受我的採訪，並不是為「瑠公圳分屍案」曾經受到的屈辱，尋求「平反」，而是要我為他發聲，要求軍方更正他擊落日本戰機的紀錄。

當時軍方的正式紀錄，他擊落了九又分之一架日本戰機，但他提出國內外的報導、檔案，證明自己真實的擊墜紀錄至少是十一又二分之一架。

其實國內外的軍事歷史學界早已公認柳將軍是中國空軍無人能及的「擊墜王」，再增加個兩架，對他的榮譽並無實質的增益。當時我並不明白柳將軍真正的想法，只覺得他的思維、語言能力已經處於衰退狀態，像是一個受到冤屈，卻沒有能力為自己申訴的幼童，只是反覆訴說著相同的說詞。最後，我未能作成報導，刊登在報刊上，為柳將軍「申冤」。不久，他到加拿大探親，竟然突發腦溢血，魂喪異邦，令我感到一種無法釋懷的虧欠。

因為這份虧欠，使我開始注意「瑠公圳分屍案」中柳將軍所受到的屈辱。當年新聞媒體在此案發生後，幾乎成了「謠言散布中心」、「謊言加工製造中心」，再加上軍警顛預無能的辦案能力，差一點導致柳將軍家破人亡。雖然最後案情宣告偵破，還其清白，但柳將軍卻斷送了原本看好的前程，被迫提早離開軍職。

在閱讀「瑠公圳分屍案」的檔案資料時，我發現當年軍警、媒體的顛預與荒唐不但表現在偵辦、報導上，甚至連屍體發現的現場都沒搞清楚。一份命案發生多年後撰寫的回憶錄報導，在結尾時提到，瑠公水利會的工作人員說屍體的發現地點根本不是瑠公圳，而是一條「無名大溝」。



● 台北市街圖

縮尺一萬三千分之一
昭和7年(1932)

1932年新生南路尚未開闢，台灣大學右側的水道為瑠公圳的支線。其它的水路，有些並非瑠公圳的水道，顯然當時的地圖繪製者並未詳細區分

臺北州管內全圖

每六十分

州中臺

近附泉溫投北



版

山

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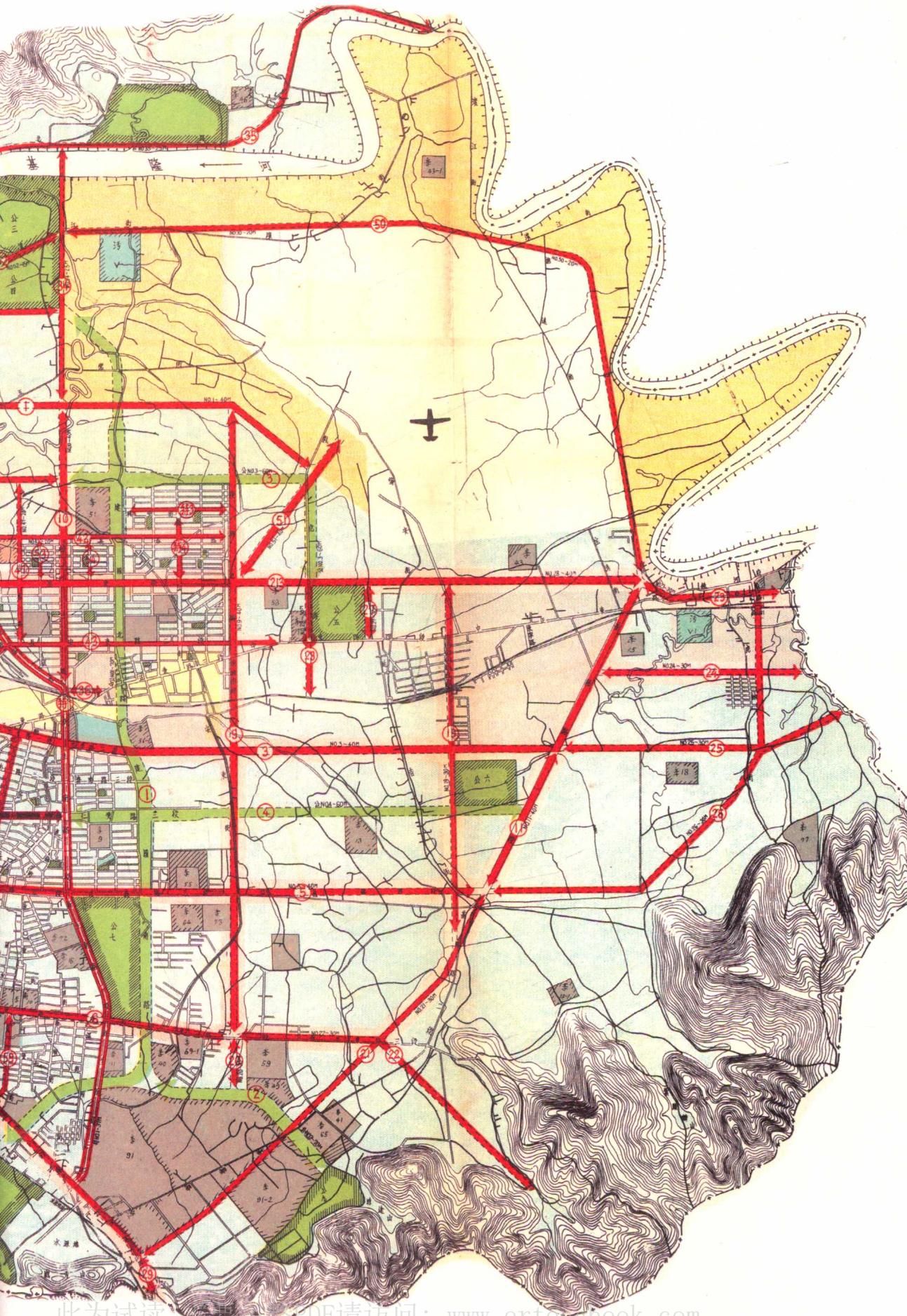


例 凡

市界	町界	運河及運路	河川	溪澗	神社及寺院	木橋	草橋	山嶺	水門	市界
市界	町界	運河及運路	河川	溪澗	神社及寺院	木橋	草橋	山嶺	水門	市界

一分十三萬一尺圖

郡 山 文



說瑠公圳是早期影響台北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沒人會否認，但要台北住民指出瑠公圳的具體位置，卻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我認為這才是「瑠公圳分屍案」最顛預與荒謬的部分。我們對生活環境的無知程度達到了「令人髮指」的水平。

近年受韓國清溪川整治成功的鼓舞，台北的學界也發出恢復瑠公圳的呼籲，甚至一位台北市長候選人還以此為政見。當時我想這些學者、政客真的了解瑠公圳在哪裡嗎？

從那一刻起，我對「瑠公圳分屍案」所衍伸的法治人權、媒體道德等問題完全失去了興趣。一個對自己生活的土地，了無認知的社會，還有甚麼資格談人權、道德之類的抽象問題？

作為一個媒體人，此後我把所有關注完全放在土地的認識上，田野查踏、閱覽文獻、蒐集老地圖成了我認識土地的主要來源。尤其是地圖，老地圖在台灣是非常稀有的資源，不但稀有，對此有所認知的人更少。一九八〇年代沒有幾個人了解台灣的老地圖，所以也談不上重視。

為了瞭解真實的瑠公圳，我用盡各種手段尋找相關的地圖。瑠公圳是我進入日本時代繪製的台灣地圖領域的起點。



1 瑠公圳引水原址位於新店碧潭。

台北市都市計畫圖

民國 40 年 (1951)

民國 40 年公布的台北市都市計畫圖幾乎完全沿用昭和 7 年 (1932) 公布的〈台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但是新生南路部分，兩者並不完全一致。昭和 7 年版的新生南路較特一號道路筆直。民國 40 年版的路線，顯然受到路線上住戶的干擾，作了某些妥協，路線也變得曲折了，但仍沿用昭和 7 年版的特一號大排設計。因為特一號大排某些地段與瑠公圳重疊，所以被後人誤認為瑠公圳。

新生南路中間的大溝比較好理解。從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出版的都市計畫圖可以清楚的了解，新生南路中間的那條大溝其實是當時開闢的特一號道路中間的大排水溝，特一號道路就是後來的新生南路。大排水溝的主要功能是用來排除台北市中心的雨水，當初並沒有正式的名稱，有些資料稱為「幅川」，我還無法確認這個名稱的由來。如果真要找個稱呼，「特一號大排」大概是比較合適。

為什麼一般市民會將「特一號大排」誤以為是瑠公圳？

要回答這問題，首先還是要釐清瑠公圳的線路，要釐清瑠公圳的線路則要先找到瑠公圳最完整的線路圖。

為了要弄清楚瑠公圳的具體路線，二十年前我曾到台北市文獻會查詢有關瑠公水利會的資料，閱遍無數資料，發現大都是文字敘述，地圖很少，而且相關地圖繪製的精緻度也很差，根本無法有效利用。

文獻會一位資料管理員冷眼旁觀，看我連日苦尋無果，便告訴我，他們那兒還特藏了一幅昭和年間出版的瑠公圳地圖，平常並不對公眾公開，我一聽大喜過望，立即拜託他取來一閱。

台北市文獻會大概很重視那張地圖，像國畫一樣將它裱裝在卷軸上。可這位管理員剛剛攤開地圖的卷軸，我還沒來得及看清圖面，便連人帶地圖被文獻會一名高階的研究員叫到一旁厲聲痛斥，那張瑠公圳地圖當下也被研究員「沒收」了。

這位老實的資料管理員無奈的回到我跟前，滿臉尷尬，手足無措，不知說什麼好。那張瑠公圳地圖難道是那位研究員的私產？還是有甚麼軍事機密，限制民眾閱圖？我認為真正的原因是繪製精密的瑠公圳地圖非常稀有，那張地圖本身已足以成為一篇學術論文的題材，那位研究員大概是想將這幅地圖納入自己的研究題材吧。

這張瑠公圳地圖比例尺為一萬兩千分之一，屬於大比例尺地圖，是稀有品種中的精品。地圖雖然已經裱褙，但保存的狀況並不好，印刷嚴重退色、圖面顯得十分黯淡，許多細部內容已

無法辨識。但因為緣慳一面，令我許久無法忘懷。

後來我在《大地地理雜誌》服務期間，因為負責一篇瑠公圳的報道，拜會瑠公水利會的會長，尋求參考資料的支援。會長很熱心，立即送我一套瑠公水利會剛出版的紀念刊物，內容相當豐富，還附錄不少地圖。

但是這些地圖既不是實測地圖，也非舊地圖的複刻，而是手繪稿，精確度稍嫌不足。我便詢問會長是否還有其他的地圖資料？會長略為思考之後，請工作人員取出一份庫存地圖，說：「這應該是瑠公圳所有主幹、支線最詳盡的資料了！」然後轉手遞交給給我。

我一看，整整好幾分鐘說不出一句話來，這不正是在台北市文獻會緣慳一面的那張大地圖嗎？不同的是，這張地圖幾乎仍保持全新的狀態，品相與台北市文獻會收藏的那張相較，可謂雲泥之別，地圖右下角還有日本憲兵隊核可發行的戳記與簽字。之後會長還說些什麼，我完全聽不進去，一心只想趕快離開瑠公水利會的辦公大樓，深怕會長萌生悔意，收回這張地圖。

如今一萬兩千分之一，超大的〈瑠公水利組合區域圖〉是我最珍貴的收藏。

● 瑠公水利組合區域圖

縮尺一萬二千分之一
昭和 14 年（1939）

這張瑠公圳地圖比例尺為一萬兩千分之一，屬於大比例尺地圖，是稀有品種中的精品，也是研究瑠公圳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

縮尺壹萬二千分之二



例 凡

[illegible]

瑞公水利組合沿革ノ概要

一、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二、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三、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四、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五、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六、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七、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八、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九、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十、公孫龍子。即公之兄文子之弟也。有百年壽。蓋公之弟也。

追尋日本時代台灣老地圖的起點／002

靖台篇

紀錄台灣農村原始布局的日清戰爭地圖／012

理番篇

地圖上的賽德克巴萊／022

行政區畫篇

氣勢恢宏的〈大日本帝國台灣島豫察地形圖〉／032

都市計畫篇

意識形態主導下的都市計畫／044

市街篇

西門町的「後街人生」／054

海運篇

日本海運雙霸競爭下的台日命令航路／064

築港篇

從紅樹林遍生的潟湖到南進基地的大本營／074

鐵路篇

縱貫線把漳、泉、閩、客全變成台灣人／084

公路篇

台灣人雙手開出來的縱貫公路／094



水利篇

是幸福的農民？還是幸福的地主？／100

樟腦篇

台灣樟腦：Price of camphor is blood／106

蔗糖篇

日本時代的台灣糖業地圖為什麼一成不變？／116

族群篇

台灣的客家人到底占多少？／124

移民篇

花蓮；日本農業移民的大本營／132

中國篇

日本時代國民政府出版過台灣全圖嗎？／136

鳥瞰篇

鳥瞰圖到底是畫？還是地圖？／142

空襲篇

疲勞轟炸下的台灣／152

光復篇

陳儀是哈日族？／162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166



靖台篇

紀錄台灣農村原始布局的日清戰爭地圖

民國八十五年，遠流出版公司出版《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此書是從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編著的《明治廿七、八、九、十年日清戰史》第八篇三、五章、第十篇三、九、四〇、四一、四二章選譯而成。文字是日本軍部靖台作戰的第一手資料，自然有其參考價值，難能可貴的是，還隨書附錄了三十一幅複刻版的戰鬥地圖。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編著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作戰地圖是附在內文之中，遠流版的《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則是抽印成單張，另裝一盒，閱讀文字時，便於參考對照，當時算是別出一格的出版案例。精心的設計，精緻的印刷、合理的裝禱，價格自然也不可能太低，定價七〇〇元，在當時不算是很「親民」的價格。

因為此書的出版，使得一般大眾，甚至專業的台灣史研究者能夠方便取得第一手的地圖資料，以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我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忍痛」購買，現在回頭看來還是物超所值的。

这套地圖是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於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前後繪製的，嚴格的說，這還不能算是台灣第一套現代測量技術繪製的地形圖。光緒一〇年（一八八四）中法戰爭時，法國遠東艦隊入侵雞籠港，基於作戰的需求，曾繪製十餘幅基隆、淡水一帶的地形圖。巧合的是，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的地圖測量技術，正是從法國學習來的，兩者皆是採用迅速測量圖類的測量方式繪圖，只不過法國地圖顏色較豐富，是

以不同顏色表現不同的地形地貌，而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則改用德國式單一的黑色墨線繪製而成。

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日本依據中日簽訂的馬關和約接收台灣，但為了防範中方毀約，以及台灣人民的反抗，在和約簽定之前，日本海、陸軍已先行占領澎湖。正式交接時，日方更是作好了充分的軍事準備。隨同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陸軍大將一同前來接收的，是日軍的精銳部隊近衛師團。近衛師團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天皇的衛隊、御林軍，近衛師團的師團長也是皇室的成員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他曾到德國留學學習軍事。

為了有效的協同作戰，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特別成立臨時測圖部，隨同登陸作戰部隊，同步進行地形圖的測繪，支援作戰部隊作戰的需求。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測繪的一系列地形圖，開啟了日本帝國在台灣地圖繪製事業的先聲。

從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依據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間實測的地理資訊、數據，至少繪製了五套不同比例尺的地圖。分別是（一）《日清戰爭（台灣）圖》三十一幅、（二）《台灣》二萬分一迅速測圖一〇一幅、（三）《台灣五萬分一圖》一〇三幅、（四）《台灣假製二〇萬分一圖》十四幅與（五）《一〇〇萬分一東亞輿地圖——台灣》等。

其中，小比例尺的《一〇〇萬分一東亞輿地圖——台灣》、《台灣假製二〇萬分一圖》是根據《台灣五萬分一圖》拼繪而成的。

遠流出版社複刻的戰鬥地圖應該就是《日清戰爭（台灣）